

“再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胡斌彬¹, 俞理明²

(1. 华侨大学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2.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现代汉语中的“再说”可以分为动词性短语、动词、连词、助词四类, 各有其句法特点和语义表达功能。“再说”经历了长期的词汇化和语法化历程并仍处于这一进程中, 词汇化和语法化程度跟分布环境及使用频率密切相关, 语义经历了由行域向言域的转化, 主观性增强, 语义突显发生了转移。

关键词: 再说; 词汇化; 语法化

The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Zaishuo” (再说) in Chinese

HU Bin-bin¹, Yu Liming²

(1.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2.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Zaishuo” (再说) in temporary Chines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cluding phrase, verb, conjunction and auxiliary. Their syntactic feature and semantic function are different. The item has passed a long and is still in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syntax context and use frequency. The meaning of it has shifted from physical domain to epistemic domain. Its subjective meaning is reinforced, and the semantic focus has been changed.

Key words Zaishuo(再说);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语是由汉语史上的句法结构凝固而成的^{[1](56-65)}, “再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董秀芳女士等人曾从宏观谈到“X说”的词汇化问题^{[2](45-57)}, 但对“再说”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特点、演变历程和机制却无具体交代, 本文试图对相关的问题作出专门探讨。

一、现代汉语“再说”的语法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已把“再说”作为词条予以了收录, 解释为: “① **动**表示留待以后办理或考虑: 这事先搁一搁, 过两天~。④ **连**表示推进一层: 去约它, 已经来不及了, ~他也不一定有工夫。”^{[3](1694)}但在实际的现代汉语语料中, “再说”的凝固性却有程度的不同。根据它们的语法分布环境

和语义语用功能, 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一) “再说₁”, 是一个短语。“再”是副词, “说”是表示言说义的动词, “再”修饰“说”, 构成一个偏正式的短语, “说”一般有一个语义上的宾语“话”等出现于上下文。例如:

(1) 我再说一遍, 到如今我还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回事。(老舍《我这一辈子》)

(2) 他说他现在忙极了, 家里装修房子铺地板贴壁纸正一团糟, 有话以后再说。(方方《一波三折》)

(3) 你有什么话, 等会儿再说, 先让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施亮《无影人》)

我们判断这些“再说”是短语, 根据有两个: 一是“说”可以脱离“再”而单独出现; 二是“说”在上

收稿日期: 2010-01-12

作者简介: 胡斌彬(1973-), 男, 四川仪陇人, 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汉语言法与语言应用研究。

下文有一个显性受事宾语“话”与之呼应。“再”是表示动作的重复,分为实际的重复和空缺的重复两种:实际的重复指重复已经发生过的动作,空缺的重复指重复计划或预想中要进行或发生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行为动作^[41(175)]。上面例(1)中的“再说”表示实际的重复,其后可以跟数量结构“一遍”,“再说”要重读,强调重复义;例(2)、(3)中的“再”都表示空缺的重复,其后不能跟数量结构,句子重音落在“再说”前的时间成分上,强调延后时间,“再说”不能重读。

(二)“再说₂”,是一个凝结性较强的动词。其标志是在句中做谓语,它后面的受事宾语已经前移,表示事项,可以在上文找回;前面有表示“今后”意义的时间性成分。“再说”不一定表示言说义,词义已经泛化和抽象,表示暂不考虑,留待以后考虑或办理。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提到的动词的情况。例如:

(4)婚姻大事,日后再说吧。(梁贤之《夏明翰的婚姻之旅》)

(5)我告诉他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

(6)刘乙光听了张学良的话有些吃惊,他深感事关重大。就说:“这事我要请示后再说。”(沈飞德《张学良幽禁雪窦山的日子》)

上面例子的时间均表示今后时间,这个时间是显性的,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用时间词,如“日后”,二是用包含动词的时间结构,如“考虑后”“请示后”,不过,这些动词性时间结构在句中作状语。这些句子重音都落在“再说”前的时间成分上,强调延后时间,“再说”不重读。

(三)“再说₃”,更像一个助词。它位于句子的谓语动词后面,分布于句末。似乎已虚化为一个表示情貌的助词,表示暂时撇弃某种顾虑而先发生某个行为,笔者称其为先行不顾貌。例如:

(7)一所房子同时发两张居住证,他这是存心叫两家闹纠纷,叫朱雪桥搬不进去。朱雪桥不能撬人家的锁。怎么办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从隔开厢房与正屋的墙上打一个洞,先把东西搬进去再说。(汪曾祺《皮凤三榷房子》)

(8)这不是下决心了嘛,向金枝学习,不管老爷子生气不生气,咱俩先结婚再说!(陈建功、赵大年

《皇城根》)

(9)他根本没有把握,但为了不使总理着急,有多大困难先包下来再说。(刘焯《周总理命令我们抢彭真》)

(10)与其面对那些发达国家的使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还不如跨出国门再说。(刘成社《一言难尽出国潮》)

(11)更糟的是,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歌舞表演,她们没受过任何技能的训练,这使得她们在找工作时屡屡碰壁。走投无路中,五姐妹只好报名参加职业学校的基础培训班,先去学一门手艺再说。(岳玉苓编译《“迪昂内五姐妹”的飘摇人生》)

这种情况,《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谈到。其实,它跟做动词用的“再说₂”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有区别。句法上,“再说₃”前面已经有一个行为动词结构所充当的谓语中心,如“先把东西搬进去”“先结婚”“先包下来”“跨出国门”“先去学一门手艺”;这些动词结构表示的动作行为将由听说者发出,不是他发性动词;不能是光杆动词,常常与“先”一并出现,但去掉“先”句子仍然成立,意思基本不变。“再说₃”前后没有也难以补出受事宾语,其句法地位不再是作为句子的谓语中心,而是句末的一个附加成分,若去掉它句义仍然完整,而“再说₂”去掉后会造成语法成分和语义的缺失。尽管它跟“再说₂”都是强调前面的成分,但它们突显的语义重点不同:动词性的“再说₂”句强调某事留待以后办理,即表示“今后”的时间被突显;而助词性的“再说₃”不再强调今后办理,而是强调先发生某个行为,即先行行为被突显,它体现出说话者强烈的主观意志,表达说话人自身的意愿或是对听话人的一种祈使。

(四)“再说₄”,虚化为了一个连词。位于两个段落、句子之间或复句的两个分句之间。例如:

(12)不行呀,他已是白发老头儿啦。再说,他家有几房婆娘,我女儿过去受虐待呀。(王晓光《康有为晚年的三位夫人》)

(13)怕难以安排,经历简单,又无特长,再说人比较花哨。(胡辛《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14)你也坐吧,别害怕,二爷不杀女人,我杀得也不甚多,再说二爷也求过我,叫我送你回家。(尤凤伟《石门吃语》)

(15)我不愿意,不接受,因为这类人物过去我

演多了,雷同,没有新意;再说,剧本中的主角年纪太大,我去演效果不会好。(王戈《夙谈谈夙谈》)

这种“再说”,所连接的两个句子或分句,用于对某个行为、态度或观点提供理由,“再说”后面的部分表示在已有理由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以加强说服力。《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把它解释为“相当于‘而且’”^{[51] (531)},《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表示推进一层”,都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白荃已指出了它和“而且”有时并不能通用,有一定的区别^{[6] (104-109)},我们概括为:“而且”表示语义的递进,常跟“不但、不仅”等配合使用,不一定用来陈述理由;“再说”多表示从其他侧面对理由或观点进行追加或补充说明,不能跟“不但、不仅”等配合使用。

处于同一时期的“再说”具有动词性短语、动词、助词和连词四种属性,在结构的凝固性、意义的虚实方面却有程度上的差别。连词性的“再说₄”词汇化和虚化程度都很高;助词性的“再说₃”的词汇化程度较高,不过虚化程度稍低;动词性的“再说₂”词汇化程度还不够高。

二、“再说”词汇化、语法化的过程与机制

根据北大汉语语料库历代语料库检索结果,“再说”作为一个结构,大致出现于唐五代时期,其中的“说”具有明显的言说意义。例如:

(16)一若依诸部律中,佛为再说。(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2卷)

(17)廿五年前教法,为我再说。(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2卷)

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再说”由短语缓慢地词汇化,并先后朝着连词和情貌助词两条线路进一步虚化。下面我们沿着这两条线索分别考察。

(一)助词性“再说₃”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现代汉语中情貌助词“再说₃”是由位于句末的动词性“再说₂”虚化而成的。位于句末的“再说₂”表示暂且搁置某事,留待以后讨论或处理,强调延后意图,这时它仍然处于谓语中心的位置,有一个隐含的受事宾语,“再说”的行为性仍然很强,但加入了说话者的主观态度。直到明代,这种意义的“再说₂”才零星出现,使用并不普遍。例如:

(18)醉后不言公事,吾儿远路劳神,且向后宫睡去,来早再说。(明代《五代秘史》32回)

(19)但不识后来竟立何人继夏国之祀,且听下

文再说。(明代《夏商野史》6回)

到了清代,“再说”前加入了表示先行行为的动词语性结构,于是“再说”就从谓语中心的位置退居到了边缘地带,语义上强调先进行某一行为。这时,它表达出说话者强烈的主观态度,言说行为义却被弱化了,前后都无与之照应的受事成分。这种意义的“再说₃”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了。例如:

(20)韩彰道:“俺自会取,何用你去。且先把你捆了再说。”(清代《七侠五义》50回)

(21)有多少人都把他们打死在这儿,咱二人先把这条咽喉要路得了再说。(清代《三侠剑》7回)

(22)你不要寻我的开心,且先顾着你自家再说。(清代《九尾龟》42回)

(23)三桂急道:“众位快休,如此被府台知道,你我性命都要休了。”胡国桂道:“什么鸟抚台,我去杀了他再说。”(民国《清朝秘史》22回)

这些在“再说”前面加入了动词结构的句子,构成了一个紧凑的“V₁+V₂”式的组合。在这种结构中,只能有一个动词作为语义焦点,另一个必然变成辅助成分。这有两种可能,如果V₂是语义焦点,V₁就有虚化为修饰性成分的趋向;如果V₁是语义焦点,V₂就有虚化为助词的趋向。^{[7] (148)}那么上述句子,语义焦点是V₁还是V₂(再说)呢,很显然是说话人要强调的V₁:“先把你捆了”“先把这条咽喉要路得了”“先顾着你自家”“杀了他”。V₂(再说)被边缘化,再加之没有与之照应的受事成分,又处于句末,很容易变成一个附加成分,向助词的方向虚化。这种过程跟位于句末表示尝试态的“看”有些类似。

(二)连词性“再说₄”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北宋及以后的元明时期,词汇化进程中的“再说”经常以讲学或说书人的口吻出现,特别是在话本类语料中,使用频率极高。其特点是位于句、段之首,作用是在讲述前一个内容或事件后,把话题转换到另一个内容或事件,所以它具有引出新话题的语篇衔接作用。这种功能的“再说”在元明清时代的话本和小说中用得非常普遍,言说意义仍然比较明显。例如:

(24)文振再说“颜子好学”一章。(北宋《朱子语类》29卷)

(25)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北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26)闲话休题,再说陈大郎在苏州脱货完了,回到新安。(元代《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7)再说刘安住等得气叹口渴,鬼影也不见一个,又不好走得进去。(明代《初刻拍案惊奇》33卷)

(28)不题子期回家之事。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一路江山之胜,无心观览,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明代《警世通言》1卷)

(29)再说安老爷自从得了初十揭晓的信息,便虑到这日公子倘然一个不中,在家面面相觑,未免难过。(清代《儿女英雄传》35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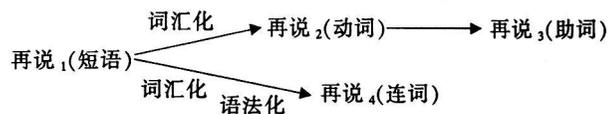
上述例子都出自说书人之口,用于启引下文。例(24)、(25)中的“再说”还体现出较强的短语性质,而后面几例,凝固性就比较强了。到了清代,有一部分“再说”用于理由性的表述句中,它的作用不再表示对事件的叙述,而是引出另外的理由以增强对命题的说服力,表现出说话者一定的主观认知。这时“再说”后常有语音停顿,它经常作为一个语块,出现于两个理由小句之间,吸收了语境关系意义,其作为关联性词语的性质就固定下来了。例如:

(30)再说要是动了手,人家一奚落,叫我还怎么活着呢?(清代《三侠剑》1回)

(31)我可不当出头,我是出外的人,再说他们又是妇女们。(清代《三侠剑》3回)

(32)一则呢,小子也这么大了;再说,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说不给皇上家出苦力吗?(清代《儿女英雄传》40回)

根据对“再说”的历史发展线索的梳理,我们把它的词汇、语法化过程表示如下:



三、结语和余论

根据对现代汉语和汉语史中“再说”的考察,我们总结出其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几点认识:

(一)“再说”的语法化程度跟其所处的句法语义结构及出现频率有密切关系。笔者对清代的《儿女英雄传》和1995年《作家文摘》中出现的“再说”进行了统计(见下表),从该数据可以看出,“再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程度跟其所处句法和语义结构的频率成正比关系。居于句段之首或两个分句之间的“再说4”出现较早,自明清以来使用频率一直很高,相应地其虚化程度已经很高。位于行为动词后的句末“再说3”出现时间较晚,分布频率在清代还比较低,但到现代汉语却有一定上升趋势,可见其显现的虚化倾向。而位于时间词之后的句末“再说2”由于分布频率一直都比较低,词汇化的进程比较缓慢。

作品 项目	再说 ₁		再说 ₂		再说 ₃		再说 ₄		总计
《儿女英雄传》	17	18.9%	6	6.7%	7	7.8%	60	66.7%	90
1995《作家文摘》	36	28.3%	9	7.1%	17	13.4%	65	51.2%	127

(二)“再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语义趋于抽象化和主观化。“再说”在由短语向动词词汇化的过程中,其内部结合更加紧密,“说”由词降格到语素,其意义发生了泛化,不一定表示“言说”动作义,而是表示“考虑、处理”等更加抽象和模糊的行为义。在由动词性成分向连词或助词虚化的过程中,表示言说的动作义进一步弱化以至消失,而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却有所增强。根据郑贵友的研究,“再说₄”构成对某一命题或强或弱的否定,强否定具有较强的反驳、辩解色彩;弱否定表达委婉含蓄或讥讽的语义内容^{[8] (32-38)},这说明它已经表现出说话人较强的主观意见和态度。根据 Searle(1975)的言

语行为理论^{[9] (41-47)},“再说₄”可归为表达类(Expressives)行事语力,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而“再说₃”实际上也负载了对他人或自己内心某种想法的一种否定意味,它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更为强烈,体现出言者强烈的个人意愿、建议或祈使,可归为指令类(Directives)的言语行为,其特点是要求听话人撇开一些干扰因素去做某事,这是对听话者的一种指令。Sweetser(1990)把词语意义分为“行、知、言”(content epistemic modality speech acts)三域^{[10] [11] (195-204)},“行”就是动作行为,“知”就是知识推断,“言”就是言语言说,表示以言行事。根据这一理论,“再说”由表示言说的动作义转为了主观

情态义,表明“再说”发生了由行域向言域的转变,表示一种情态和语气。

(三)“再说”由动词向情貌助词虚化,跟其句法语义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动词性“再说₂”前面为时间性成分,突显某事留待以后考虑,情貌助词“再说₃”前面为动词性结构,突显先施行某一行为。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再说”前面的成分由将来时间变为表示意愿或祈使的先行行为,这是引起人的认知和语义突显发生转移、语法结构潜移默化,发生重新分析的重要诱因。对比下面两个例子:

(33)他这个帐上算我两个月的房租,我乐得住到明年再说。(清代《九尾龟》131回)

(34)既然如此,我也不好不收,只好暂时收了再说。(清代《九尾龟》117回)

例(33)“再说”前面的“住到明年”,既可表示今后时间“到明年”,也可表示先行行为“先住着”,该句的“再说”就容易发生两种理解。例(34)的“收了”虽也有时间性,但它表示先行行为,“再说”已经是纯然表示先行意愿的情貌助词了。

参考文献:

- [1] 董秀芳.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J].语言研究,2002(3).
- [2] 董秀芳.“X说”的词汇化[J].语言科学,2003(3).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4]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现代汉语虚词例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6] 白荃.“而且”和“再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6).
- [7] 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8] 郑贵友.关联词“再说”及其篇章功能[J].世界汉语教学,2001(4).
- [9]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0]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沈家煊.复句三域“行、知、言”[J].中国语文,2003(3).